



安徒生童話全集之四

祖母

葉君健譯

826(59)
3022
4

安徒生童話全集之四

祖

母

叶君健譯

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七·上海

H. C. Andersen

EVENTYR OG HISTORIER

根据 Flensteds Forlag, Odense,
Denmark, 1952年 版本

祖 母

[丹] 安徒生 著

叶君健 译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書号 1462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4 5/18 插页 2 字数 69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000 定价(6) 0.36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里一共收集了九篇童話。內容和風格方面，都具有多样性。“丑小鴨”是作者的一篇自傳，“白雪皇后”是一篇典型的、富于幻想的北歐兒童故事，“樅樹”、“接骨木樹媽媽”和“祖母”代表作者对于青春的歌頌和愛戀。每篇童話都充滿了詩意，充滿了作者那种特有的天真幽默感，和对于人生的温暖的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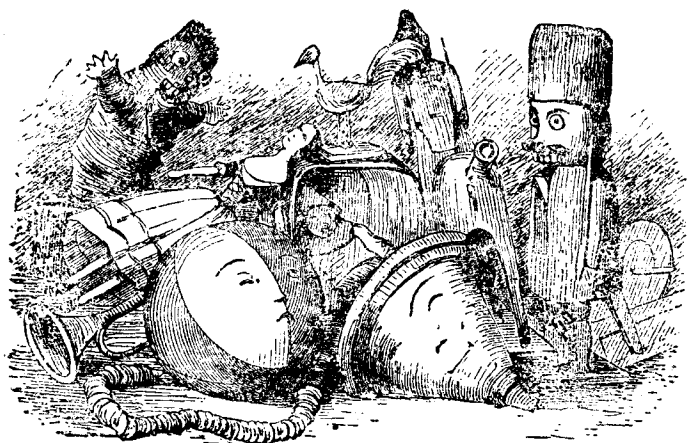
統一書号：10078·1462

定 价：0.36 元

目 次

恋人	1
丑小鴨	6
樅樹	24
白雪皇后	40
接骨木樹媽媽	99
补衣針	115
鐘声	122
妖山	131
祖母	144
譯后記	150

CABIN



恋 人

一个陀螺和一个球兒跟許多别的玩具一起呆在一个抽屉里。陀螺对球兒說：

“我們既然一起住在一个匣子里，我們來做一对恋人好不好？”

但球兒是用鞣皮縫的，所以她像一个时髦的小姐一样，驕傲得不可一世，对于此事根本不作回答。

第二天，这些玩具的主人（一个小孩子）來了。他把陀

螺塗上了一層紅黃相間的顏色，同時在他身上釘了個銅釘。

所以当这个陀螺嗡嗡地轉起來的時候，他的樣子非常漂亮！

“請瞧瞧我！”他對球兒說；“你現在有什麼話講呢？我們還是訂婚好嗎？我們兩人配得非常好！你能跳，我能舞。誰也不會像我們兩人這樣幸福的！”

“嗨，你居然有這個想頭！”球兒說；“可能你還不知道我的爸爸和媽媽曾經是一雙鞣皮拖鞋、我的內部有一塊軟木吧？”

“知道，不過我是桃花心木作的，”陀螺說；“而且還是市長親手把我車出來的。他自己有一個車床，他做這種工作時感到極大的愉快。”

“我能相信這話嗎？”球兒問。

“如果我撒謊，那麼願上帝不叫人來抽我！”陀螺回答說。

“你倒是會奉承自己，”球兒說。“不過我不能答應你的請求。我也可算是和一個燕子訂了一半的婚吧：每次當我跳到空中去的時候，他就把頭從窠里伸出來，同時說：‘你答應嗎？你答應嗎？’我已經在心里說了一聲‘我答應。’這差不多等於是有一半訂婚了。不過我答應你，我將永遠也不忘

記你。”

“好，那也很不坏！”陀螺說。

他們此后就再也不講話了。

第二天小孩把球兒拿出去。陀螺看到她多么像一只鳥兒，高高地向空中飛，最后人們連她的影子都看不見了。但她每次都飛回來，不过当她一接触到地面时，她馬上就又跳到空中去了——这是因为她急迫地想要高攀，或是因为她身体里有一塊軟木的緣故吧。不过，到第九次的时候，这球兒忽然不見了，再也沒有回來。小孩子找了又找，但是她失踪了。

“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？”陀螺嘆了一口气說。“她是在燕子的窠里，跟燕子結婚了！”

陀螺越想着这事，就越怀念着球兒。正因为他不能得到这只球，他对她的爱情就越發加深。在这件事情中最令人奇怪的是，她居然選擇了另外一个对象。陀螺跳着舞，哼着歌，可是心中一直怀恋着球兒——在他的想像中，球兒變得越來越美丽。好几年的光陰就这么过去了。这已經成了“旧恋”。

但这陀螺已經不再年輕了——不过有一天，他全身塗

上了一層金：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漂亮過。他現在是一個金陀螺，他跳着，一直跳到他唱出嗡嗡的歌聲來。是的，這情景值得欣賞一下！可是忽然間，他跳得太高，于是他失蹤了！

大家找了又找，甚至在地下室里都去找過，但是沒有辦法找到他。

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他原來跳到垃圾箱里去了——這兒什麼東西都有：白菜梗啦，垃圾啦，從屋頂上落下的沙粒啦。

“我來到的這塊地方真妙！我身上的金現在要離開我了。我簡直是落到一批賤民中來了！”于是他向旁邊一根被剝得精光的長白菜梗子斜望了一眼，於是又向一個頗像老蘋果的、奇怪的圓東西瞧了一下——但這並不是蘋果，而是那只老球兒！她在屋頂上的水筧里躺了許多年，完全被水浸漲了。

“謝天謝地，現在总算來了一位有身份的人，可以跟我聊聊天了！”球兒說，她同時向這個金陀螺瞟了一眼。“我是真正的鞣皮制的，由姑娘親手縫出來的，而且我身體里還有一塊軟木，但是誰也在我身上看不出來！我几乎要跟一個

燕子結婚，不過我却落到屋頂上的水篦里去了，在那兒我整整呆了五個年頭，弄得全身透濕！請你相信我，對於一個年輕姑娘說來，這段時間是太長了。”

不過陀螺什麼也不說。他回想起他的“舊戀”。他越聽就越明白：這就是她。

這時一個小丫頭來了。她要倒掉這箱垃圾。

“哎唷！金陀螺原來就在這兒啦！”她說。

於是金陀螺又被拿進屋子裏來了，引起人的注意和尊敬。可是那個球兒呢，一點下文也沒有。陀螺再也不說他的“舊戀”了，因為，當愛人在屋頂上的水篦里呆了五年、弄得全身透濕的時候，“愛情”也就無形地消逝了。是的，當人們在垃圾箱里遇到她的時候，誰也認不得她了。



丑 小 鴨

鄉下真是非常美麗。這正是夏天！小麥是金黃的，燕麥是綠油油的。干草在綠色的牧場上堆成垛，鵝鳥用它又長又紅的腿子在散着步，嚕嗦地講着埃及話①。這是它從媽媽那兒學到的一種語言。田野和牧場的周圍有些大森林，森林裡有些很深的池塘。的確，鄉間是非常美麗的。太陽光正照着一幢老式的房子，它周圍流着幾條很深的小溪。從牆角那兒一直到水里，全蓋滿了牛蒡的大葉子。最大的葉子長得非常高，小孩子簡直可以直着腰站進去。像在最濃密的森林裡一樣，這兒也是很荒涼的。這兒有一隻母鴨坐在窠裡，她得把她的幾個小鴨都孵出來。不過這時她已經累壞了。很少有客人來看她。別的鴨子都願意在溪流裡游來游去，而不願意跑到牛蒡下面來和她聊天。

最後，那些鴨蛋一個接着一個地崩開了。“噼！噼！”蛋殼响起來。所有的蛋黃現在都變成了小動物。他們把小頭都伸出來。

“嘎！嘎！”母鴨說。他們也就跟着嘎嘎地大聲叫起來。他們在綠叶子下面向四周看。媽媽讓他們盡量地東張西望，因為綠色對他們的眼睛是有好處的。

“這個世界真夠大！”這些年輕的小傢伙說。的確，比起他們在蛋殼裏的時候，他們現在的天地真是大不相同了。

“你們以為這就是整個世界！”媽媽說。“這地方伸到花園的另一邊，一直伸到牧師的田里去，才遠呢！連我自己都沒有去過！我想你們都在這兒吧？”她站起來。“沒有，我還沒有把你們生齊呢！這只頂大的蛋還躺着沒有動靜。它還得躺多久呢？我真是有些煩了。”於是她又坐下來。

“唔，情形怎樣？”一只來拜訪她的老鴨子問。

“這個蛋費的時間真久！”坐着的母鴨說。“它老是不裂開。請你看看別的吧。他們真是一些最逗人愛的小鴨兒！他們都像他們的爸爸——這個壞東西從來沒有來看過我一次！”

“讓我瞧瞧這個老是不裂開的蛋吧，”這位年老的客人說，“請相信我，這是一只吐綬雞的蛋。有一次我也同樣受

① 因為據丹麥的民間傳說，鸛鳥是從埃及飛來的。

过騙：你知道，那些小家伙不知道給了我多少麻煩和苦惱，因為他們都不敢下水。我簡直沒有辦法叫他們在水里試一試。我好說坏說，一点用也沒有！——讓我來瞧瞧这只蛋吧。哎呀！这是一只吐綬鷄的蛋！讓它躺着吧，你尽管叫別的孩子去游泳好了。”

“我还是在它上面多坐一会儿吧，”鴨媽媽說，“我已經坐了这么久，就是再坐它一个星期也沒有关系。”

“那么就請便吧，”老鴨子說。于是她就告辞了。

最后这只大蛋裂开了。“噼！噼！”新生的这个小家伙叫着向外面爬。他是又大又丑。鴨媽媽把他瞧了一眼。“这个小鴨子大得怕人，”她說，“別的沒有一个像他；但是他一点也不像小吐綬鷄！好吧，我們馬上就來試試看吧。他得到水里去，我踢也要把他踢下水去。”

第二天的天气是又晴和，又美丽。太陽照在綠牛蒡上。鴨媽媽帶着她所有的孩子走到溪边來。扑通！她跳進水里去了。“啞！啞！”她叫着，于是小鴨子就一个接着一个跳下去。水淹到他們头上，但是他們馬上又冒出來了，游得非常漂亮。他們的小腿很灵活地划着。他們全都在水里，連那个丑陋的灰色小家伙也跟他們在一起游。

“唔，他不是个吐綬鷄，”她說，“你看他的腿划得多灵活，他浮得多么穩！他是我親生的孩子！如果你把他仔細看一看，他還算長得蠻漂亮呢。嘎！嘎！跟我一塊兒來吧，我把你們帶到广大的世界里去，把那个养鷄場介紹給你們看看。不过，你們得緊貼着我，免得別人踩着你們。你們還得当心貓兒呢！”

这样，他們就到养鷄場里來了。場里起了一陣可怕的喧鬧声，因为有兩個家族正在爭一个鱈魚头，而結果貓兒却把它搶走了。

“你們瞧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！”鴨媽媽說。她的嘴流了一点涎水，因为她也想吃那个鱈魚头。“現在使用你們的腿吧！”她說。“你們拿出精神來。你們如果看到那兒的一个老母鴨，你們就得把头低下來，因为她是這兒最有声望的一个人物。她有西班牙的血統——因为她長得非常胖。你們看，她的腿上有一塊紅布条。这是一件非常出色的东西，也是一个鴨子可能得到的最大光荣：它的意义很大，說明人們不願意失去她，动物和人統統都得認識她。打起精神來吧——不要把腿子縮進去。一个有很好教养的鴨子总是把腿擺开的，像爸爸和媽媽一洋。好吧，低下头來，說：‘嘎’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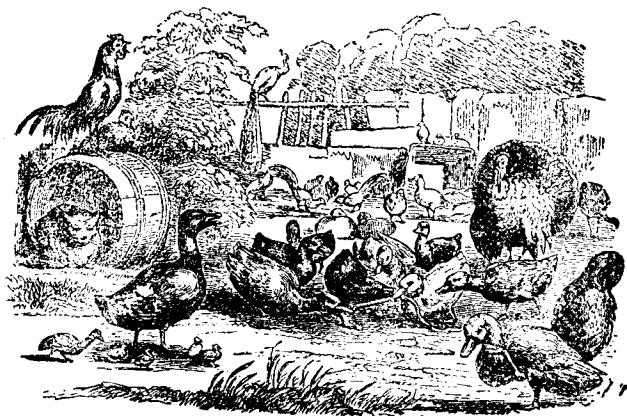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这样做了。別的鴨子站在旁邊看着，同時用相當大的聲音說：

“瞧！我們現在又來了這批找東西吃的客人，好像我們的人數還不夠多似的！呸！瞧那只小鴨的一副丑相！我們真看不慣！”於是馬上有一只鴨子飛過去，在他的頸上啄了一下。

“請你們不要管他吧，”媽媽說，“他並不傷害誰呀！”

“對，不過他長得太大、太特別了，”啄過他的那只鴨子說，“因此他必須挨打！”

“那個母鴨的孩子都很漂亮，”腿上有一條紅布的那個母鴨說，“他們都很漂亮，只有一只是例外。這真是可惜。我



希望能再把他孵一次。”

“那可不能，太太，”鴨媽媽回來說。“他不好看，但是他的脾气非常好。他游起水來也不比別人差——我還可以說，游得比別人好呢。我想他会慢慢長得漂亮的，或者到适当的时候，他也可能縮小一点。他在蛋里躺得太久了，因此他的模样有点不太自然。”她說着，同时在他的頸上啄了一下，把他的羽毛理了一理。“此外，他还是一只鴨公呢，”她說，“所以关系也不太大。我想他的身体很结实，將來总会自己找到出路的。”

“別的小鴨倒很可愛，”老母鴨說。“你在这兒不要客气。如果你找到鱈魚頭，請把它送給我好了。”

他們現在在这兒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

不过从蛋壳里爬出的那只小鴨太丑了，到处挨打，被排挤，被譏笑，不僅在鴨羣中是这样，連在鷄羣中也是这样。

“他真是又粗又大！”大家都說。有一只雄吐綬鷄生下來腳上就有距，因此他自以為是一個皇帝。他把自己吹得像一條鼓滿了風的帆船，來勢兇兇地向他走來，瞪着一雙大眼睛，臉上脹得通紅。這只可憐的小鴨不知道站在什麼地方，或者走到什麼地方去好。他覺得非常悲哀，因為自己長